

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文剑英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镇江 212013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通过一些具有敏锐嗅觉的媒体的报道, 人们才开始了解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的“冰山一角”。随后被揭露出来的令人震惊的案例和越来越多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 慢慢引起了科研机构、学术期刊、科学学会和政府机构的重视。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 这些机构纷纷试图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加以控制。然而由于缺乏政策间的一致性, 加之认识上还存在分歧, 对利益冲突进行控制的效果并不理想。因而, 对容易引起分歧的几个方面予以澄清和分析, 颇显重要。

1 什么是利益冲突

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conflict of interests), 是指科学家 (或科研机构) 的次要利益与其职责所代表的主要利益之间所发生的冲突。然而在概念表述上, 几乎是有多少个机构就有多少种对利益冲突的不同表述方式。究其实质, 利益冲突是指这样一些境况, 对次要利益 (如个人经济收入) 的顾及, 会不适当地影响到关于主要利益 (如病人的健康和研究的真实性) 所做的职业判断^[1]。

不难看出, 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有两个鲜明特征: 其一, 利益冲突只是一种境况或际遇, 而不是一种确已发生的行为; 其二, 利益冲突是同一个主体两种不同利益的冲突, 而不是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纷争。

由此可合理地得出两个结论: ① 没有必要对利益冲突另眼相看。当说某位科学家有利益冲突时, 只是对其目前所处境况进行了“描述性”说明, 而不是添加了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价值判断。换句话说, 利益冲突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中性语词。因而, 存在利益冲突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有时候, 科学家对个人利益追逐的动机, 恰恰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② 发生冲突的两种利益有轻有重。科学家处于利益冲突状态时, 尽管是处于一种两难抉择之中, 但这完全不同于像“要不要克隆人”这样的两难“困境”。对于后者来说, “要克隆人”和“不要克隆人”都可以找到其合理理论据。而对于前者来说, 只要处于“信托的或公共服务的关系中”^[2], 科学家就必须把其职业所要求的职责、把其职责所代表的主要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 而不能把次要利益摆在主要利益的前面, 否则就会破坏“委托—代理”契约关系的内在规定性。

2 要不要控制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只是一种境况, 而不是确已发生的行为。因此, 利益冲突本身并不可怕。但假如对其听之任之而不加任何控制, 这种并不可怕的利益冲突就有可能导致一种“自私的偏见”或“偏向” (bias)。

起初, 当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进行控制时, 并不被大家所认可。一些学者指出, 像“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样, 利益冲突只是那些愿意看到利益冲突者的臆想。更有甚者有人认为, 对利益冲突进行研究和控制是大惊小怪和“麦卡锡主义”的翻版^[3]。然而, 随着研究的深入, 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的危害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由利益冲突造成的偏见, 首先会影响课题选择、实验设计、方

法选取、研究结论等科学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和方面, 从而威胁科学的真实性、客观性。研究表明, 与没有企业资助的研究者相比, 有企业资助的科学家的选题在某种程度上或极大地受到了“要考虑商业用途和实际应用”的影响^[4]。令人担忧的是, 大多数研究者 (62%~79%) 对此结论深表同感^[5]。同样, 大多数科学家 (至少 73%) 认为, 由利益冲突形成的偏见会影响其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6]。而有 54% 的科学家承认, 其研究计划就曾因企业资助而改变或妥协过^[6]。研究表明, 那些由企业资助的、采用“成问题的模型、小的取样和短时间段等策略的研究, 都是为了减少对企业不利结果、增加对企业有利结果”, 以达到取悦资助者的目的^[7]。而 H. Stelfox 等对关于“钙通道拮抗剂”这一颇具争议药物的研究文章所做的分析则表明, 几乎所有 (96%) 对该药支持的作者都与生产厂家有经济上的瓜葛。相比之下, 对该药持批评态度的作者中只有 37% 的人与生产厂家有经济上的联系^[8]。在对 1 140 篇原创文章进行分析之后, J. Bekelman 等得出结论: 与非企业资助的研究相比, 由企业资助而得出有利于企业结论的可能性, 是非企业资助研究的 3.6 倍。很显然, 在企业资助和有利于企业的结论 (pro-industry) 之间, 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联系^[9]。

由利益冲突所造成的偏见, 也将会影响到成果发表、科学交流、结论解释和同行评议等方面, 从而影响科学事业本身的发展。研究表明, “为了申请专利、保护自己科研的领先地位、减少对企业不利结果的传播和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有 19.8% 的生命科学家称他们文章的发表时间曾被推迟了至少 6 个月。”^[10]由于考虑到研究结果的商业用途等因素, 47% 的遗传学家称自己与同行的交流被拒绝^[11]。而在那些认为“被动吸烟对健康无害”的评论文章当中, 竟然有 74% 的作者与烟草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利益冲突^[12]。同样, 由于同行评议制度自身的缺陷, 由利益冲突引起的偏见也极大地影响着整个评价过程^[13]。

由此可见, 不论是在科学活动的哪一个阶段, 假如科学家存在利益冲突, 都将会影响到科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都将会对科研诚信产生威胁。而在药物的临床试验中, 假如研究者存在利益冲突, 受试主体的生命和病人的健康都会受到威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治疗实验中死亡的 18 岁的 J. Gelsinger, 就是典型的科学家 (研究者)、大学 (研究者所在机构) 利益冲突的牺牲品^[14]。而由此造成的直接结果, 会威胁到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这只是利益冲突对科学事业的微妙影响,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当科学家明知自己处在利益冲突之中, 却有意识或明目张胆地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主要利益之上而得不到任何控制, 其结果就会发生作伪、捏造和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misconduct)。

由是观之, 对利益冲突的控制就不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势在必行的。

3 能不能根除利益冲突

既然利益冲突会对科学事业和受试者的健康产生如此之大的危害,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 一种直截了当的做法就是: 根除或杜

绝利益冲突。然而,这种建议是不是可行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是科学家的次要利益有哪些;二是科学研究的与境(context)是什么。

如果把“利益”界定为一个人或机构所持有的承诺、目标和价值,那么,与科学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这个主要利益相对应,科学家有哪些次要或个人利益?如果对答案进行分类,可不妨按照“是否属于科学自身”这个标准对它们进行划分。有些利益——如科学家的理论偏好、教育背景、科学声望、获得承认、成就感等——是内在于科学事业自身的。科学家对这些利益的坚持和追逐,用 R. Merton 的话讲,恰恰是整个科学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这些次要利益是挥之不去和无法清除的。也有一些利益——如科学家的政治立场、民族情结、宗教信仰等——尽管不是内在于科学自身的,但因它们是所有科学家所共有的,因而也是挥之不去和无法清除的。由这些次要利益所带来的偏见,通过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活动,是能够被发现和纠正的。与之相对应,有些利益——如科学家为了获得企业资助而采用不当的模型和方法、做出有利于企业的结论、收受企业礼金礼物、接受企业提供的免费豪华旅游、持有所研究产品公司的股份、在所研究产品公司任职等——是外在于科学事业自身的。科学家对这些利益的追逐,不但不会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反倒会阻碍科学事业的进步和威胁科学传统的维系。

接下来的问题是,今天的科学研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与境中?科学史表明,在科学的建制化完成之后,以往存在于科学和社会之间的鸿沟消失了。学院科学渐渐走出了象牙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发展中。V. Bush 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科学发展及军事、经济应用等方面的规划,成为各国政府大力支持基础研究、以期获得科学无尽回报的范例。然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于财政吃紧,美国政府大大缩减了科研支出预算。一个科学研究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就此画上了句号。相比之下,企业对大学科研的投入急剧增加,成为政府之后科学研究最大的资助者。面临激烈竞争,科研费用日益增大、经费来源严重不足的大学,这时不得不降低门槛,开始主动与企业合作。从大的社会与境看,与同时期迅猛发展的日本经济相比,美国把本国经济滞缓的原因归结于大学与企业之间懈怠的关系。有研究认为,由于美国大学与企业关系的懈怠,造成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之间的时差过长、创新力量过弱。于是从 1980 年起,美国联邦立法先后通过了包“技术创新法案”和“专利商标修正法案”(贝-道尔法案)在内的、旨在推动大学与企业合作、加快技术转移的一系列法案。通过让研究者持有专利并授权企业生产,这些法案极大地刺激了科学家的科学研究、申请专利、技术转移和成立公司的热情。也正是这些法案,从此使科学家处于既要科学研究又要成果转化、既要科研成果又要经济效益、既立足于大学又就职于企业的境地。正是科学家在力图实现其“双重角色”的过程中,也时刻处于来自企业的经济上的诱惑。

在这样一个由政府引导、加快大学与企业合作的社会背景下,在这样一个企业成为大学的主要“恩主”的与境中,设想清除来自企业的外部干扰并根除科学家的利益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发布的第一份“利益冲突政策指南”,3 个月后在一片抗议声中草草收场,就是一个明证^[15]。

4 科学活动利益冲突的政策蕴涵

对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基本问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上的指导意义。

1) 在制定加快技术转移政策时,须同时考虑由此可能会对

科学的研究传统和科学道德所带来的影响。在推动大学与企业合作时,须首先考虑到大学与企业两种建制的不同规范、伦理和价值观。

2) 必须对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的基本问题达成共识,制定既有高度统一性又有较大自主性的利益冲突政策,由专门机构负责落实并监督实施。须清楚并不能根除利益冲突,能做的是消除由此产生的偏见。

3) 在制定利益冲突政策时,有必要对科研工作者加强科学道德教育,使其认识到在当下与境中,每位科学家都有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对潜在利益冲突进行防范,尽最大可能将其化解;对实际利益冲突予以处理,尽最大可能避免发生恶性后果。

致谢 本文为江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JGYB2009065)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Dennis Thompson.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onflict of interest[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3, 329(8): 573-576.
- [2] Bernard Lo, Leslie Wolf, Abiona Berkeley. Conflict-of-interest policies for investigators in clinical trials [J]. *NEJM*, 2000, 343(22): 1616-1620.
- [3] Kenneth Rothman.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new McCarthyism in science[J]. *JAMA*, 1993, 269: 2782-2784.
- [4] David Blumenthal, Michael Gluck, Karenk, Louis, *et al.*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relationships in biotechnology: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versity[J]. *Science*, 1986, 232(4756): 1361-1336.
- [5] Bonnie Glaser, Lisa Bero. Attitudes of academic and clinical researchers toward financial in research: A systematic review[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05, 11: 553-573.
- [6] Sheldon Krimsky. Editorial [J].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 2009, 16: 75-77.
- [7] Kevin Elliott. Scientific judgment and the limits of conflict-of-interest policies[J].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 2008, 15: 1-29.
- [8] Henry Stelfox, Grace Chua, Keith O'Rourke, *et al.*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the debate over calcium-channel antagonists[J]. *NEJM*, 1998, 338(2): 101-106.
- [9] Justin Bekelman, Yan Li, Cary Gross. Scope and impact of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biomedical research: A systematic review[J]. *JAMA*, 2003, 289(4): 454-465.
- [10] David Blumenthal, Eric Campbell, Melissa Anderson, *et al.* Withholding research results in academic life science: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faculty[J]. *JAMA*, 1997, 277(15):1224-1228.
- [11] Eric Campbell, Brian Clarridge, Manjusha Gokhale, *et al.* Data withholding in academic genetics: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urvey [J]. *JAMA*, 2002, 287(4): 473-480.
- [12] Deborah Barnes, Lisa Bero. Why review articles on the health effect of passive smoking reach different conclusions[J]. *JAMA*, 1998, 279(19): 1566-1570.
- [13] Theron Rumsey. One editor's views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J]. *J Anim Sci*, 1999, 77: 2379-2383.
- [14] Bruce Agnew. Financial conflicts get more scrutiny in clinical trials[J]. *Science*, 2000, 289(5483): 1266-1267.
- [15] Mark Frankel. Perception, reality, and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J]. *Academic Medicine*, 1996, 71(12): 1297-1304.

(责任编辑 陈广仁)